

让城市空间美起来

打开大理石的内心

中福会少年宫大理石大厦迎来大修



■ 中福会少年宫贵宾厅效果图

少年宫这幅建筑历经百年，整体保护依然完好，这和他历年的维修和保养分不开。负责此次修缮的设计师之一、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计有限公司翟剑敏介绍,第一次大修是在1957年,距离建筑建完工33年,22年之后的1979年,进行了第二次大修,此后基本上是10年左右进行一次大修,上一次大修是在2011年,距离今年的大修正过去了10年。

曾留下泰戈尔足迹

中福会少年宫大理石大厦原为犹太商人嘉道理住宅。建成不久,埃利·嘉道理还在此设宴欢迎访华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住宅气势恢宏,占地14000平方米。宽广的草坪予人开阔的视野,中间的住宅对称、端庄,仅建筑面积就有3300平方米。匀称整齐的柱石,撑起了宫殿的巍巍骨架;端正狭长的阳台,尤其是二楼的阳台,正好充当了天然走廊。

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格拉汗·布朗好酒,做设计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他面对图纸大抒豪情,才异想天开地设计出了一座“大理石宫”——建筑内墙面及地面几乎都用意大利大理石装饰。入口处有爱奥尼式大理石柱廊,大厅顶部用大理石砌成穹顶,地面四周铺上了大理石,中间为柚木花纹地板,非常适合跳舞,而楼梯的梯级、扶手、栏杆也用大理石,墙面多处用金箔装饰。

1953年5月31日,宋庆龄女士在大理石宫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少年宫——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从最初的私宅到属于大众的少年宫,这栋建筑的功能彻底发生了改变——奢华气派、高达14米的跳舞大厅,被命名为少年厅;衣香鬓影的会客厅变为童

位于延安中路上的中福会少年宫大理石大厦,这幢在建筑风格上与巴黎卢浮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百年历史建筑,是不少上海人的童年记忆。今年3月起,始建于1924年的中福会少年宫大理石大厦被密密匝匝的脚手架包围,开始了一次大规模修缮,如今工程过半,预计年底完工。这次修缮主要针对建筑内部构件剥离、脱落、开裂的现象,以及恢复木饰面的清晰线条,涉及的建筑工艺有水磨石、斩假石、木地板、线脚搭色、线脚涂料、贴金箔等等。

声缭绕的音乐厅;觥筹交错的餐厅成为孩子们洒下汗水的舞蹈室;楼上的间间卧室变身成为功能各异

有独特装饰工艺

头顶着安全帽,建筑施工方、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吴振邦笑言:“小时候,总觉得中福会少年宫这座大房子神秘又神圣,是‘五道杠’——也就是比大队长还要优秀的小朋友才能进得来的地方,是荣誉的殿堂,没想到现在,我进入了它的内心,触摸它、分析它,为它做修缮工作。”

繁花似锦的装饰,提高了修缮工程的难度。据介绍,在上海的老建筑修缮中,中福会少年宫的建筑所用到的揩色工艺比较特别,运用也十分稀少。揩色就是人为在面漆将干未干之际,用毛刷刷掉面漆,露出底漆,人为使其产生一种褪色的效果,以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音乐厅内所有线饰及柱帽花饰都用浅棕黄色的揩色将平顶蔓藤纹样勾画得活灵活现,且油漆的颜色是渐变的。“贴金箔”是修缮少年宫最贵的一个工艺,墙面的装饰线因为金箔的点睛之笔,而更立体华美。

站在层高14米的少年厅门口,即使在酷暑中,也没有感觉到闷热难当,这就是建筑奇妙之处,“大理石宫始建之初,并没有安装空调,而是建筑师根据建筑的蝴蝶形对称结构,打开空间,使空气流通顺畅进行。加之大理石宫墙体的厚度是一般建筑的3到4倍,对室内起到了良好的保温作用。当年在没有技术设备保证的前提下,使用建筑本体来改善居住条件,这正是老建筑的魅力所在。”

本报记者 徐翌晨

播下种子

保护的种子。

文物建筑保护不仅仅是一代人的责任,许多流传多年的传统工艺需要更年轻的力量与创新性的传承,深入了解历史建筑中每一个细节和匠心,才能恰当地呵护这些“老者”,功能随时代转变之后,依然在一代代手中焕发生命力,正如少年宫的大理石一般永恒。

徐翌晨

■ 中福会少年宫效果图



■ 告别仪式现场 记者王凯 摄

旗袍玫瑰 送别“林妹妹”



■ 王派弟子送别恩师

10:30 上午首发

“台上演戏不怕复杂精益求精无愧性格演员,台下做人只求简单乐于奉献堪称德艺双馨”,一副挽联,道不尽人们对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的深切怀念。今天上午10时,王文娟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家人、朋友、弟子来到龙华殡仪馆,用泪水和心底的眷恋送别挚爱的“林妹妹”。

王文娟的女儿孙庆源哭着说:“今年是爸爸孙道临的诞辰百年,或许,是爸爸喊妈妈去陪他了。”王文娟爱美,所以告别仪式上,她的身边围满了扎成爱心形状的玫瑰花。王文娟在正式场合总是爱穿旗袍,因为她认为旗袍是美的象征,于是,今天王派弟子全部身穿黑色旗袍前来,每人手持一支红色玫瑰,与老师作最后的告别。

大厅前的广场上,通道围栏装饰成了浪漫的粉色。两面花墙娇艳欲滴,王派弟子们送上了“千里共婵娟”的花语,另一面花墙则写上了“永远的越剧女神”。一字排开的海报展,定格了王文娟每一个深入人心的舞台形象——从上世纪50年代在越剧《梁祝》里饰演祝英台、《春香传》里饰演春香,到越剧电影《追鱼》里饰演鲤鱼精,越剧电影《红楼梦》里饰演林黛玉,再到1996年越剧电视剧《孟丽君》里饰演孟丽君……

生活照上的王文娟,总是微笑着,这让王文娟的亲传弟子王志萍想起今年6月,王文娟为庆祝建党百年创作的越歌《蝶恋花·答李淑一》演出后,她将演出音频放给病床上的老师听,王文娟的眼睛虽然闭着,但是嘴角微微在笑,嘴唇也跟着曲子在动,仿佛跟着音乐也唱了起来。

越剧名角赵志刚也戴着黑色墨镜、黑色口罩前来。王文娟和赵志刚因拍摄电视艺术片《庵堂认母》结下“母子”缘,赵志刚叫王文娟“姆妈”,而王文娟也一直叫赵志刚“儿子”。赵志刚感慨,“姆妈”一直在艺术上提携自己,自己离开上海越剧院之后,她又通过各种途径传达希望自己回到上海的心愿。赵志刚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回到上海(越剧院),觉得很对不起她。今天来送老师最后一程,希望她在天国一切都好。”

演戏复杂点,做人要简单,王文娟在艺术上的追求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越剧人。王派传承,欣欣向荣,她的弟子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也有面庞清秀的青年,对于学生,她不仅是恩师,更是大家的母亲,不止一位学生说,每次从外地来上海学戏,老师总会安排她们住在家里。尤为让弟子称道的是,老师的每一个动作都好像是一帧帧画面,举手投足都是美。

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本次追悼会并不对公众开放,仍有许多戏迷赶来在围栏外送别这位越剧大师。戏迷们还自发在网上举行了悼念活动,一位戏迷用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追思之情:“一曲红楼成绝唱,大江南北皆传颂,今日绝尘天堂去,人间再无林姑娘。”

本报记者 赵玥